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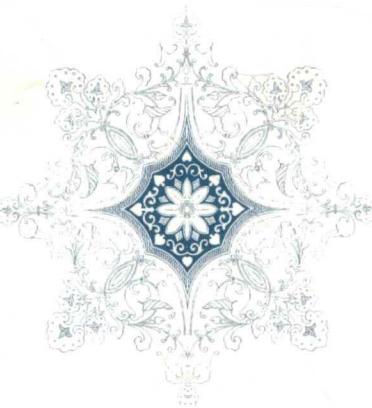


叶汝贤自选集

(二)

每个人自由发展

Ye Ruxian Selected Works (II)
Free Development for Each



叶汝贤/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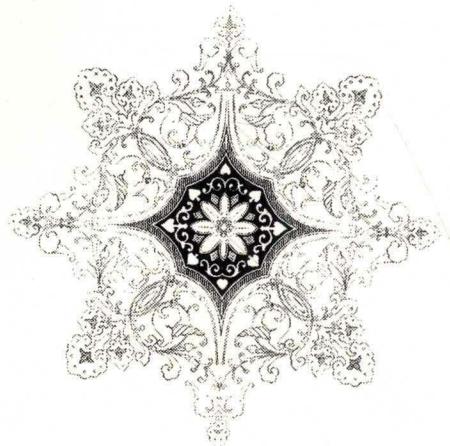


叶汝贤自选集

(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Ye Ruxian Selected Works (II)
Free Development for Each



叶汝贤/著

B6-0

Y45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叶汝贤自选集（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著 者 / 叶汝贤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 经理 / 宋月华

责 任 编辑 / 周志宽

责 任 校 对 / 赵士孝

责 任 印 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三册共 51 印张)

字 数 / 313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69 - 2

定 价 / 128.00 元 (共三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汝贤自选集 (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 叶汝贤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 - 7 - 5097 - 1069 - 2

I. 叶… II. 叶… III. 马克思主乂哲学 - 文集 IV. 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291 号

目 录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的唯物史观	1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	20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	37
关于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	48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扬弃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65
唯物史观与“人的哲学”	77
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观	90
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	104
异化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114
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主题	172
建设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文化	190
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教训	
(2002年10月在北京“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的发言)	242
在什么意义上说农民是现代化主体	246
邓小平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	251
为教育公平辩护	263
帝国殖民的新形式：文化与权力共谋	267

2 叶汝贤自选集（二）

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价值 ······	271
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 ······	275
附录一 母爱 ······	277
附录二 叶汝贤专访：今非昨昔叶汝贤 虚妄被时代辗过 ······	281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的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此书当时虽未出版，但并不妨碍两位作者此后以这一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研究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时代性和历史性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形态》所阐发的是经典形态的唯物史观，但学术界的解读分歧甚大以至对立。本文力图从文本的解读出发，根据《形态》叙述的逻辑，再现其所阐发的唯物史观。

—

对《形态》创立的唯物史观，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有三种为不少人所认可的解释，笔者认为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决定论”，或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无疑是这部巨著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之一。《形态》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

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这个概括提出从物质生产出发构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方法，但还不是全面描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它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把物质生产作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突出了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这一根本方面，从而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是有规律的。这是在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立的维度上对唯物史观的界定。“历史决定论”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个观点尽管很重要，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把唯物史观归结为这一观点，就有陷入以偏概全、把历史过程简单化之虞。恩格斯就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简单地作历史决定论的解释，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② 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使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的历史观，但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些根本原理一样，都未能全面涵盖和表达整个唯物史观。

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遭遇同样的困难。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形态》这段话：“……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

这段话强调实践的根本性意义，完全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第十一条的复制与发挥。这表明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旧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95~6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5页。

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这里用词非常精到，他用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在“实践的”三个字上打上着重号。很明显，马克思无意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标示他的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强调的只是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强调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本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这类天马行空、脱离实际，只会满口鼓吹“震撼世界”词句的所谓“革命者”。笔者并不反对“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现实个人的历史行动的意义，凸显了历史的本质特征。因此，从突出实践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未尝不可以把唯物史观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像“历史决定论”强调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一样，“实践唯物主义”也只是强调实践这一根本观点在历史观上的革命意义，用它来界定唯物史观同样是不全面的。

还有一种解释是把唯物史观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大家知道，《形态》是一部批判性巨著，其批判矛头恰恰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这一批判是《形态》最精彩、最有理论创新性的篇章之一。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对神学历史观的否定，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是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从封建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思想先导。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历史观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与影响（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更早一些的早期论著中，这种影响就非常明显），但他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恰恰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同时也是在清算后者对自己的影响中完成的。费尔巴哈同他的先驱一样，把一个抽象的“人”作为其历史观的核心概念，阐发的是“人——非人——人”的抽象公式，即从抽象的人出发，最后归结为抽象的人。正如《形态》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① 这种脱离，其根源就在于抽象的人学归结，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种归结，把历史动力归结为人的意识、情感或精神，从而陷入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8页。

行如此鲜明深刻的批判，只有故意歪曲，或者无视《形态》的批判，才会把唯物史观同人道主义历史观等同起来。

此外，还可以看到其他各种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在此笔者不想一一加以讨论。笔者认为，最有权威的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做出的解释。在该书中，恩格斯批判唯心史观，特别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总结他和马克思的发现，阐明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①。历史归根结底是现实个人的历史。什么是人、人如何发展，这是历史主体及其发展的问题，是任何历史观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同的只是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方式、内容和观点。关键是对“人”不同的看法。恩格斯这里讲的是“现实的人”的发展，即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这就同一切唯心历史观区别开来。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用这一命题来定义唯物史观，具有全面的包容性，即可以包容唯物史观所有基本原理；或者说所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是围绕着这一命题而展开和论证的，其他任何一个原理都不具有这种包容性。今天重读《形态》，不难发现，整部《形态》从内容到结构，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二

什么是历史，历史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是一个谜。人类整部思想史、哲学史，都表现了思想家、哲学家们为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努力。然而，他们不是把历史归结为上帝、神灵、精神，就是归结为抽象的人。从维科开始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思想，确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无疑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维科那里，“人”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是什么”、“为什么人是历史创造者”、“人如何创造历史”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维科以后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

《形态》破解这个“历史之谜”首先从揭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开始。揭示这种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欧洲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1页。

的神学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是或明或暗地颠倒这种关系，把历史变成神灵主导或精神发展的历史。

《形态》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可能是考虑到行文逻辑的关系，这段话被删除了，但跟着下面的论述则是它的观点的展开。在《形态》两位作者看来，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不可分离、相互制约，首先表现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科学的历史观“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②。虽然《形态》的任务不是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但这并不是表明这些自然条件不重要。《形态》认为科学的历史观“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③。在开始阐述人类史之前，强调自然史是人类史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这构成了中外哲学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一个共同的优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继承这个传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宗明义就批判了一切旧的唯物主义根本缺陷，指出过去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问题不在于坚持物质本体论，而在于他们对对象、现实、感性，对物质本体“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④。换言之，他们的物质本体论缺少辩证法，没有注入实践的内涵，因而无法解决自然界如何过渡到人类世界的问题，无法正确地解释人类的历史。这是所有旧唯物主义的通病。

马克思在这里用“只是”一词，含义非常深刻。它包含着对过去一切唯物主义物质观的肯定，同时批评它的不足；表明新历史观的立足点，它在历史观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形态》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6页注释。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4页。

础的阐述，是马克思《提纲》相关观点的延续与发挥。有的学者往往忽视马克思用“只是”这一话语的深意，把《提纲》第一条当作马克思主张实践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变种（如认为“实践是自然之本源”等）的证明，否定物质本体论，这实际上是对实践的意义和作用作了无限的夸大与扩张，颠倒了实践与其前提、实践与其主体之间的关系，实践变成一个无主体、无前提的存在。实际上这是重复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批评的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错误。

人首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始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形态》对此继续进行论证，不同的是把此同两位作者所创造的新历史观联系起来，把它当作新的历史观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强调自然条件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些条件（自然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②自然界的先在性、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神学历史观才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否定自然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人和所有动物一样，是自然存在物；但人与动物又不同，他是“能动的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人化自然”。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人是自然之本”。因为这个结论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永远是人类世界之母，她不仅生育了人类最初的肉体组织，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形态》提出的“人化自然”的思想，是一些学者论证实践本体论的主要根据，但这一“根据”是建立在引用者的主观解释之上的。我们先看看《形态》是怎么说的：

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情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没有了。①

这个非常精彩的论述，表明了唯物史观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但仔细分析，这些论述只不过是强调实践在改造自然、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由此无法从中得出实践本体论的结论。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形态》在说了上述一番话后，跟着就说：“当然，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② 自然界对于人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指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指自然条件直到今天仍然决定人类的发展或不发展。有意思的是，一些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学者，只摘引上述关于“人化自然”的一番话，对后一句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的必不可少的话往往视而不见。特别是有的学者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之下，鼓吹人的力量无边。人本身就是有限的存在物，他的力量怎能是无边的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一些学者鼓吹人的力量无边的时候，印度洋一场海啸把 20 多万人卷入海底，一股大风把超级大国美国一个海边城市摧毁。在实践领域，有人相信这种理论，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之下，自视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进行毫无节制的索取，使自然界变得伤痕累累，并把这视为对自然的“胜利”。然而，这种浪漫主义的陶醉，在现实面前，往往会碰到冷冰冰的回答。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提出警告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灭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76~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77 页。

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自然规律决定了人的力量的边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形态》主张自然的先在性、决定性，并不是重复费尔巴哈的自然崇拜。费尔巴哈“消极地崇拜自然，如醉如痴地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②，在这种自然观中没有人的地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但又强调人的实践能力的创造性、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人的实践在自然界深深地打上自己的烙印，原初的自在的自然已经转变为“人化自然”。《形态》只是指出不能把人的实践能力绝对化，而是在阐明其本质与功能的同时，又指出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设定的前提、界限和条件。人类不应站在自然界之外，以统治者自居；而是要把自己摆在自然界之内，以自然之子自重。人类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是表现在对自然的热爱、敬畏、协调与和谐，表现在她能够认识和正确地利用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的正确的关系。过去一些研究《形态》的论著不重视两位作者关于自然基础的论述，对实践的评价走向另一极端，用实践本体论来代替物质本体论，把唯物史观变成了没有前提的历史观。在《形态》两位作者看来，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关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关于自然史的基础地位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

阐明人类史的前提和基础，《形态》就转入本书所要集中探讨的主题：人类史的发生与发展。

人从何而来？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作品，黑格尔则归之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在对两者的批判中，阐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不是精神产生人，而是人产生精神。费尔巴哈把自然和人作为其历史观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83～3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91页。

对象，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他的贡献。但他到此为止。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停留在对人的直观上，没有追问人怎样从自然中产生。而这一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偶见类似实践作用的观点，但这“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至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①。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比费尔巴哈高明。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②相比之下，费尔巴哈既没有看到人的产生是一个过程，更没有看到劳动实践的作用，他不理解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

黑格尔是了不起的，但他是唯心主义者，同样没能正确地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马克思在《提纲》中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③这些话用来评价黑格尔非常贴切。黑格尔说的“劳动”，并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一种超历史的、无前提的、无主体的精神活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就是主体），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归根结底人是精神的产物。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从何而来，也即对历史如何产生的探讨，开始时虽然在理论上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们不是关在书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和研究现实人的生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这使他们能够逐渐发现劳动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思想史上一个异常奇特的现象：费尔巴哈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黑格尔，黑格尔则帮助他们克服费尔巴哈。而使他们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而发现唯物史观的则是革命的实践，是从青年时代开始关注和参与现实斗争使他们逐渐发现德国理论与德国现实的矛盾，发现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这一发现发生在 1844 ~ 1845 年之间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7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 16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54 页。

是偶然的，这显然同他们参与现实斗争、理论探讨的深度紧密相关。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针对资本主义副本进行的批判，进入针对资本主义原本的批判，即从政治法律批判进入经济基础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恰恰在这里，马克思初步表述了劳动实践在人的自我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人和动物一样来自自然界，要依靠自然界来生活。但人又与动物不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像动物那样是一种消极依赖的关系，而是一种能动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去改造和占有自然。“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一个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 正是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劳动，构成人的本质特征，使人成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类存在物”，也就是社会存在物。

《手稿》已发现劳动实践在人的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但这种认识还包裹在思辨哲学的外衣之内，仍未摆脱抽象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神圣家族》的探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在这里马克思批评了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性质，恩格斯则阐述了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指出：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

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④。很明显，这里明确提出现实的人、人类的历史是从物质生产中产生的，已在原则上破解了历史从何而来之谜。恩格斯后来说，发现唯物史观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4年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118~1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191页。

《神圣家族》中开始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神圣家族》开始的唯物史观，到《形态》走向成熟。在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历史观的主题，对现实的人、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成熟的论证。《形态》是上述发现的完成。

第一，《形态》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① 这是考察历史、研究现实人产生的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方法。这种思想路线和方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在考察历史的起点上超越了过去一切哲学家。《形态》的考察首先从人一个简单的生命需要出发，即“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 “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③ 这样，就为历史提供了经验的世俗基础，使其从天国的历史变为人间的历史。

第二，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类的劳动实践。《形态》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④ 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通过劳动实践的中介产生现实的个人的结果。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根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材料，阐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经历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有机界到动物界，再从动物界到人类世界的过程，明确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基本观点无疑是《形态》首先确立的。

第三，《形态》继续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⑤ 人的需要永不停止，人为了满足需要的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